寻找孙佩苍



寻找孙佩苍_下载链接1_

著者:孙元 著

寻找孙佩苍 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书很好,包装很精致,只是有点薄,更让我觉得书中的历史挖掘的还是不足,更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埋葬了太多的真相。很有幸参加了作者和陈丹青先生的读者见面会,作者给我的留言"真相几乎是道德的全部"。

好好看,替别人买的,下次优惠多一点
 够大,很好用,价格也不错
 我的老校友,老校友的故事
·····································

理想国的图书,比较有不错的情怀

 快虽还

当读者跟着作者孙元这位六旬老人在烟尘滚滚的历史记录里追寻那一个个属于他祖父孙佩苍的辉煌灿烂足迹之时,秉着对上世纪大时代背景的了然,在略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心中,都有些晦明不清的黯然,随着支离破碎和暧昧不明的记录——呈现,读者心里原本早已经心知肚明的疑窦和困惑反而显得更加沉重。因为我们连孙佩苍准确的履历和年谱都无法看见。作者自己也不禁发出这样的悲叹:"历史真实捉弄孙佩苍,似乎要将他的履历、思想、收藏记录与死亡、藏品的丢失真相一并隐藏起来。"
此书记述了孙元为寻觅其祖孙佩苍的事迹,而四处奔波的历程。这不是学术著作,可以"回忆录"视之。书中所载孙家为"文革"时"上交"的书画等资料而与相关单位交涉的情况,以及对孙元赴台找寻孙佩苍档案资料的记述,颇有意思,可视为当代史研究之材料。
 挺好的。。。。

个人都是很渺小的 除了至亲至人 真的是很少有人还会挂念、记得先人的所做所为

书很好,	内容还不错,	下一步仔细研读

这是一段民国传奇,也是一段悲剧。

好书,折扣给力,物流也快,在京东买书的体验是很好的。你未读过的书。你打开前已读过的书。如果你命不止一条,必定会读的书。目前太贵,必须等到清仓抛售才读的书。可以向人家借阅的书。人人都读过,所以仿佛你也读过的书。好久以前读过现在应该重读的书。

你一直假装读过而现在该坐下来实际阅读的书·····" 从入学起,读过一本课外书就加一本。到毕业时再回头感慨一下自己终究还是能有些时间没有白费。

在书店看上了这本书一直想买可惜太贵又不打折,回家决定上京东看看,果然有折扣。 毫不犹豫的买下了,京东速度果然非常快的,从配货到送货也很具体,快递非常好,很 快收到书了。书的包装非常好,没有拆开过,非常新,可以说无论自己阅读家人阅读, 收藏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的说,特别精美;各种十分美好虽然看着书本看着相对简单 ,但也不遑多让,塑封都很完整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绘图都十分好画让我觉得十分细腻 具有收藏价值。书的封套非常精致推荐大家购买。 打开书本,书装帧精美,纸张很干净,文字排版看起来非常舒服非常的惊喜,让人看得 欲罢不能。

在京东网上购书已经有将近两年了,感觉京东网还是很不错的,价格优惠,物流也快。 许多人都喜欢读书,我也一样喜欢读书,书带给了我们人类许多乐趣,也让我们懂得了 许多道理。读书养性,读书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温文尔雅,具有书卷气;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可以提高写作能力,写文章就才思敏捷;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只要熟读深思,你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 了;读书可以使自己的知识得到积累,君子学以聚之。

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二十世纪欧美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有十九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而已。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父祖的路途中。我在三十多年前得缘亲见那批真迹,三十多年后,得识孙元先生,在我心中,二者于是合一,成为传奇。

洛阳伽蓝记为北魏时流传至今的一部名著,虽然以记洛阳的佛寺为题,可是实际上所着重记述的是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传闻的故事等等。因此这部书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北魏洛阳都城的建制、佛寺的建筑和历史的古迹,同时使我们知道了许多的历史事实。如所述宣武帝以后朝廷的变乱,诸王的废立,权臣的专横,合宦的恣肆,以及文入学者的事迹,四方人物的往来,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外国沙门的活动等,其中有些可以与魏书、北史相证,有些可以补正史之阙略。尤其是卷五所载宋云、惠生使西域一节,与晋法显行传及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同为研究古代中亚地理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极宝贵的史料。所以这部书的价值很高。作者杨街之不但熟悉当时的掌故,而且长于著述,叙事简括,文笔隽秀,足与郦道元水经注媲美。既是地理书,又是一部史书,并且是一部极好的文学著作。

本书是埃勒里奎因第三时期的作品,是莱特镇系列的第三部,也正如前文所说,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侦探小说。其实主要是因为这本书的小说部分写得极佳。总的来说,晚期的埃勒里奎因所写的那些推理小说,其中的推理成分和解谜要素,和有着国名系列和悲剧系列的第一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小说的布局架构,人物的心理性格刻画,故事的深度哲学意味以及对读者的吸引程度来看,却别有一番成熟的小说风味。本书则是集前后两个时期之长,故事是莱特镇系列里讲的极为精彩的一部,人物少但总体较为鲜明,故事看似平静却一直有波澜涌起,推理成分虽并非那么有力,但最后大段的长篇推理可以让人瞥见第一时期的鼎盛的影子。

但是,奎因在这本书中依旧对中国读者不公平,不是因为其中的一句"里程表上的数字像中国的战争赔款",而是埃勒里推理中的某个要素,又是只能让中国读者觉得"啊,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来着"但也仅此而已,继《中国橘子之谜》的领带、《希腊棺材之谜》的打字机之后,此书依旧具有强烈的欧美风格而使我们无所适从

孙佩苍,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第一收藏家。旅欧期间凭一己之力搜购了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瓦、苏里科夫作品在内的大师原典,徐悲鸿是其至交好友,吕斯百王临乙以师相称,于1942年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从此在历史中消失,大量藏品也不知下落。六十余年后,孙佩苍的孙子孙元开始寻找祖父的踪迹,写成此书,这是湮灭的家族史,也是美术史上一段终见天日的传奇。[1]

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二十世纪欧美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有十九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而已。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父祖的路途中。我在三十多年前得缘亲见那批真迹,三十多年后,得识孙元先生,在我心中,二者于是合一,成为传奇。[2]

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有十世纪欧美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是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别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父而已。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批寻,正十多年后,得识孙元先生,在我心中。我在三,成为传奇。孙佩对自己之为搜购了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克,是国第一次,第一次通过在外方,是有一个人,是是一个人,这是严小人,这是严小人,这是严小人,也是美术史上一段终见天的大师原典,徐忠鸿是其至少,写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员,民国第一收藏家。旅欧期是其至少时,因为有关,是是一个人,是是一个人,这是严小人,这是严小人,是美术史上一段终见天日的传奇。对此在历史,为量藏品也不知下落。六十余年后,孙佩苍的孙元开始寻找祖父的踪迹,只有大量藏品也不知下落。六十余年后,孙佩苍的天日的传奇。

后期经历

甘宁曾经与孙权宗亲名将孙皎因为喝醉酒言语上有过节,有人劝他道歉,甘宁说:"大臣应该是平等的,孙皎虽是宗亲但怎么可以侮辱人!我遇上明主应当以力量和性命报答,但不能因世俗委曲求全。"于是孙权写信给孙皎叫他向甘宁道歉,于是两人结为好友。[14]

甘宁性情粗猛好杀。其厨房下一小童犯了过失。逃到吕蒙那里,吕蒙怕他遭甘宁杀害,便把他藏匿起来,没有马上将他送回。后甘宁带着礼物来拜谒吕蒙的母亲,要升堂见母时,吕蒙才叫出那小童来还给甘宁,甘宁答应不杀他。可是,过了一会儿,回到船上,甘宁却把小童捆在桑树上,亲自挽弓将他射死。然后,下令船上的人加固船的缆绳,自己解下衣服卧在船中。吕蒙大怒,鸣鼓聚兵,准备上船进击甘宁。甘宁听到动静,故意躺着不起来。吕蒙的母亲光着脚跑来劝阻吕蒙:"主上待你如同骨肉,把大事托付给你,怎么能因个人的愤怒而想攻杀甘宁呢?甘宁要是死了,纵然主上不责问你,你作为臣子这样做也是非法的。"吕蒙一向非常孝顺,听了母亲的话,心里明白过来。他亲自来到甘宁船上,笑着招呼:"兴霸,老母正等你吃饭,快上岸吧!"甘宁十分羞愧,流着泪对吕蒙哽咽着说:"我有负于您。"便与吕蒙一起回去拜见吕母,欢畅地宴饮一天。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甘宁去世,甘宁死时,孙权深深痛惜。[15] 2人物评价编辑 总评

甘宁性情意躁,易于激动,发怒时动辄要打人甚至杀人,而且有时不完全听孙权的命令。但他勇敢坚毅,豪爽开朗,足智多谋,器重人才,轻财好施,关心部属,士兵乐于从命。孙权善于用人,"不求备于一人",能"忘其短而用其长"。在孙权手下,甘宁发扬了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成为三国时代有名的"斗将"。

[《]景泰蓝之夜》是作者谈文玩、以及人物交往的随笔集,作者与沈尹默、张充和、沈从文、台静农、朱家溍、王世襄……那些风华绝代的人们的交往,那典雅无比的乾隆掐丝珐琅套盒,那娟秀的小楷,那淡雅的墨梅,那细致的工尺谱,那余香袅袅的香炉,无不充满意趣和韵味。书中包括《墨梅枝谭》、《芦塘鸳鸯》、《黄溶书扇小注》、《毛姆书录与藏画》、《盖斯凯尔夫人》、《沉香钩沉》、《沈尹默蜀中小品》、《吉庆栈遗闻》、《沈尹默的小手卷》等篇。

董桥的文字承起了民国文人的格致,细腻,清雅。他藏书,藏画,玩扇面,玩文房之物,把玩的是中国浩瀚渊深的文化体统,珍藏的是一泓文字的清泉。他如民国留洋的文人一样,愈留洋愈反衬出其血液之中流淌的民族韵味,将中西文化并致,把古今风景合一。董桥的文字是诗情画意,是岁月光阴,是淡淡一抹清愁,是悠悠一瓣心香。《景泰蓝之夜》是作者谈文玩、以及人物交往的随笔集,作者与沈尹默、张充和、沈从

《景泰监之夜》是作者谈文坑、以及人物父往的随笔集,作者与沈尹默、张充和、沈从文、台静农、朱家溍、王世襄……那些风华绝代的人们的交往,那典雅无比的乾隆掐丝珐琅套盒,那娟秀的小楷,那淡雅的墨梅,那细致的工尺谱,那余香袅袅的香炉,无不充满意趣和韵味。书中包括《墨梅枝谭》、《芦塘鸳鸯》、《黄溶书扇小注》、《毛姆书录与藏画》、《盖斯凯尔夫人》、《沉香钩沉》、《沈尹默蜀中小品》、《吉庆栈遗闻》、《沈尹默的小手卷》等篇。

董桥的文字承起了民国文人的格致,细腻,清雅。他藏书,藏画,玩扇面,玩文房之物,把玩的是中国浩瀚渊深的文化体统,珍藏的是一泓文字的清泉。他如民国留洋的文人一样,愈留洋愈反衬出其血液之中流淌的民族韵味,将中西文化并致,把古今风景合一。董桥的文字是诗情画意,是岁月光阴,是淡淡一抹清愁,是悠悠一瓣心香。

美院两年学业期间,有一项经历至关重要: 1978年秋,某日,全班同学被领进陈列馆仓库,观看三十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典,除了欧美常见的沙龙作品,其中竟有一件早期的库尔贝—"文革"十年,所有国外来华展览中止。运动甫歇,罗马尼亚画展、加拿大画展、法国乡村画展,相继来华,是为"文革"一代画家首次得见欧洲油画真迹,而能在美院居然亲见中国收藏的欧洲绘画,委实大出意料:此前,我们从未听说国内哪家美术馆或学院藏有欧洲油画真迹。

真迹从哪儿来呢?不记得哪位老师告诉我们:并非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一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携来中国。此后的故事不难推想:1949年之后,洋画不得展示,到了1969年秋,即进入"文革"动乱的第三年,形势更其无情,那位官员的遗属被迫将私藏移交中央美院,封尘九年,延至1978年底政治管制解除,方始见光,我们正是头一批得以亲见的幸运者。

那年代,我们对油画的购藏、民国的历史,统统无知。十年荒废,众人只顾凑近画幅仔细探看色调、笔触、肌理,谁也不曾介意画的来路。以惯有的政治概念,既是"军阀时代"的财物,理该归属国家,存在中央美院,更是天经地义。我记得那天没人追问这些画的来历,更未起念询问藏家的名姓。

真迹可贵,这是谁都知道的;中国全境没有西画真迹,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亦且不以为怪。中央美院享誉国中,这份收藏却是罕有人知,岂不可怪?然而我们确凿看见了,不但看见,每幅画依次靠墙放着,容我们亲手拿起,捧着,好生端详。我不禁想:做一个中央美院的学生,到底不同啊。

那天,众生还有幸目睹五十年代第一批留苏学生临摹的欧洲与俄罗斯经典。

然而奇怪:此后各届教学,就我所知,不再循例安排学生入库观看真迹,知晓美院有此 收藏的学生,也很少,便是知情者,大致淡然说起—名校的师生,大抵是

手捧《寻找孙佩苍》时,这样的书名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就是一个问题: 谁是孙佩苍? 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翻开书,首先看见的是一幅幅油画,油画中署名者有徐悲鸿和吴作人等大画家,这是与艺术有关的书么?看见正文时,不觉大吃一惊,这原来是一位与美术史风马流不相及的退休电气工程师,在年逾花甲之后,开始在历史的碎屑里,寻找被血亲父辈刻意隐瞒的那个应该载入中国美术史的祖父。

当读者跟着作者孙元这位六旬老人在烟尘滚滚的历史记录里追寻那一个个属于他祖父孙佩苍的辉煌灿烂足迹之时,秉着对上世纪大时代背景的了然,在略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心中,都有些晦明不清的黯然,随着支离破碎和暧昧不明的记录——呈现,读者心里原本早已经心知肚明的疑窦和困惑反而显得更加沉重。因为我们连孙佩苍准确的履历和年谱

都无法看见。作者自己也不禁发出这样的悲叹: "历史真实捉弄孙佩苍,似乎要将他的 履历、思想、收藏记录与死亡、藏品的丢失真相一并隐藏起来。 幸好,透过此书,我们还可以依稀看见,在上世纪那昏暗零碎的浮光掠影之中, 身为当时参政员的收藏家在举办美术展中离奇死亡,当随展的一批私人珍藏的西洋艺术精品神秘失踪,当与之相识相知多年的知名艺术家们的集体失声,蒙受不自之冤的岂止 是那离奇死亡的祖父,还有此后在为丈夫和父亲正名之中背负各种政治重压的妻子和儿 女,和被父辈刻意隐瞒不知真相而今费力探寻的孙元及他的兄弟姊妹,以及那些失落的 名画,更重要的是一段不该被尘封的历史。 渐渐的,读者在花甲老人搜寻的书山文海之中,在不辞辛苦查阅的各大博物馆、图书馆 档案馆之内,在奔波于海峡两岸、东瀛和大洋彼岸的身影里,开始明白,孙元这位执 着的老人,仅仅是为了还祖父一份公道,还历史一个真相,老人一直强调只想让世人知 道一个真实的祖父——作为中国美术史上西洋油画第一收藏人,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人的 孙佩苍。 孙佩苍,三十多岁抛家弃子,在不通英法文的情况下,与徐悲鸿、张道藩等人远涉法兰西,是为探寻不一样的世界,也是为了研习西方的艺术,更为了对自己祖国执着的热爱 ,他勤工俭学、紧衣缩食不仅学成了素描和美术史,还收集可供教学和珍藏的西洋画。 归国后,为了教育而担当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要员,曾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 同时作为东北大学教授、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北平中法大学教授、国民大学教授、 西南联大教授等等,多年来,孙佩苍不但战事纷纭中从事艺术史教学,更曾为艺术品而 人世间颠沛流离,国内国外,沦陷区和重庆,他很像《巨流河》里的为东北救亡奔波的齐世英,事实上,齐世英与孙佩苍是相识的,在国民党的东三省党部里,齐世英是孙佩 苍的后任。因而,《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女士给孙元留下了这样的激励: 裂漂泊的世界寻找令祖父孙佩苍的踪迹,即是对历史的延续。 孙佩苍死于政治暗杀,还是图财害命,本书并没能给出答案,随当年藏品同时失落的孙 佩苍的《美术史稿》手稿也无法再现他的艺术成就,附录里能读到的他仅存的文字, 显的是一位艺术收藏家和教育家的思考,却无法尽观其全貌,甚是遗憾。以致于掩上书的时候,我依然想问:"谁是孙佩苍?"因为书里给我的答案我着实不满意。 "相较六十年来无可计数的冤案,南北各省更其曲折惨淡, 陈丹青先生序里写道: 渺无人知的例,委实太多太多。历史无情,人于是变得无情,无知于历史,则人也无知 : 当年外人看画,如我辈,不过听进'军阀时代出洋官员所购' 这一句,便再不追诘, 可在孙家后代,此书每一问,非仅是讨还血肉至亲的家族史,也是为捡回起码的真相与 是的,倘若能解开其中那些扑朔迷离的秘密,倘若能完整呈现那个对中国美术 史和美术教育史有着如此重量的孙佩苍,那么不仅还给历史一个真相,更给了我们所有 人一个尊严,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该这样不明不白地淹没在无声的沉默里,正如意大利历 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转载文非原创)

孙佩苍,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第一收藏家。旅欧期间凭一己之力搜购了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瓦、苏里科夫作品在内的大师原典,徐悲鸿是其至交好友,吕斯百王临乙以师相称,于1942年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从此在历史中消失,大量藏品也不知下落。六十余年后,孙佩苍的孙子孙元开始寻找祖父的踪迹,写成此书,这是湮灭的家族史,也是美术史上一段终见天日的传奇。[1] 书 名 寻找孙佩苍 作者 孙元 ISBN 9787549551262 页数 304 定 价 48.00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4 装 帧 精装 目录 1作者简介 2内容简介 3目录1作者简介编辑 孙元,1946年生,籍贯辽宁,退休工程师,现居北京。 2内容简介编辑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这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二十世纪欧美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有十九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而已。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父祖的路途中。我在三十多年前得缘亲见那批真迹,三十多年后,得识孙元先生,在我心中,二者于是合一,成为传奇。[2] 3目录编辑代序:只有一位孙佩苍陈丹青/1 自序/13 一、立志寻找/33 二、东北大学/51

三、中法大学 / 62 四、大海捞针 / 69 五、两个画展 / 81 六、台湾之旅 / 99 七、明尼苏达文件 / 142 八、留学和从政 / 157 九、国民参政会 / 176 十、离奇猝死 / 187 十一、遗失的珍藏 / 203 十二、褫夺后的封杀 / 221 后记 / 232 历史在耐心等待忠实的读者 / 246 附录1 / 257 附录2 / 262 附录3 / 268 附录4 / 274 附录5 / 280 附录6 / 287

想到是这么精彩的一本书。我花了两天来读,真让人手不释卷。看到梵高自尽,酸楚的 泪水也汩汩而出。尽管我非常爱他,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他是那么的纯洁,伟大。世人 对他的误解至深,伤害至深。而且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出身于那样的阶层,可以说他是另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主角。如果沿着他既有的人生轨迹走下去,他未尝不 可以像他的弟弟一样,做一个体面的画商。 他生来便是要做艺术家的。他的生活里容不下虚伪,无情。他是那么的炽热,坦白,他 爱的那样赤诚,毫无保留。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画,因此,当他不能再创作,他的生命 便也没有了太大的意义。像大多数天才一样,他奉献给世界的,是不分阶层的博爱和用 生命画出的瑰宝;而世界回应他的,却是无尽的挫折,饥饿,疾病,困顿,误解,侮辱 , 我几乎可以说,他是属于"人民"的。他始终关怀着世上受着疾苦的大众,他从来没有 等级的观念。他描绘农民,工人,最普通的劳动者,"吃土豆的人"。他的播种者的脚 。他的播种者的脚 步,是那样的坚定有力,大步的在璀璨的麦田里迈步。 之,在冰气的主火点力,入之的压缩探的炎出主起之。 而且,他也是非常"精神"的。他的生活里有京东,但是他并不是和别的画家一样,纯 粹到京东那里找乐子,满足肉欲。他尊重她们,甚至愿意娶一个年老色衰的京东为妻。 讽刺的是,他有那么多的爱,却无法得到世人的回应,给了他些许温情的,竟然是那个 被世人同样唾弃的女子。他的有些举动,的确是神圣的,悲悯的,难怪他被矿山上的人 称为"基督在世"。在那里,人们不会觉得他疯狂,因为他们知道他爱他们,他为了能让他们好过一点,已经奉献了几乎所有能够奉献的。
让人感动的,是他和提奥之前的兄弟之情。没有提奥的资助和理解,也就不可能有他的 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兄弟两人就是一体的。没有提奥在背景里默默做着根系 ,就不可能有他盛放的艺术之花。提奥无条件的支持他,几乎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请求 ,总在关键时刻赶到他的身边,为他偿还负债,把他从贫病之中拯救回来。他们之间频 繁的通信,已经让这两个灵魂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提奥虽然在巴黎过着体面的画商的 生活,却无时不刻的关注着他的进展和动态。他在心灵上所有的跌宕起伏,都通过书信 让提奥感同身受。是提奥早早看出他身上埋藏的巨大潜力,是提奥细心珍藏了那700多 封通信,是提奥把他的习作和画作按时间小心的编排好。所以后人得以完整的追溯梵高 的心路历程,能够离这个伟大的灵魂更近一些。生前,只卖出了一副画,价值四百法郎 。但我不能说他是不幸的。比起世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做 到了极致。即使他后来长寿,能看到自己的画作价钱越来越高,我想,他也会是漠不关 心的。他从未因为市场的口味而作画,他也从未为那些脑满肠肥的人作画。虽然,卖画 这件事一直在困扰着他,但他的祈求也不过是卖出的画,能够让他自立,不必依赖提奥 的资助而生活。对他来说,创造是最重要的。如果什么都不能说,那么他宁肯沉默。如 果不能够再创作,那么他宁肯死亡。 我之前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两家都有不少出众的亲戚,他的姓氏在当时荷兰的艺术界 鼎鼎有名。可以说他父母这一支是相对比较平淡的。然而,今日只有文森特让梵高这个 名字不朽。就像书中说的,他活着,他的爱,他的才华,透过那些灿然的画活着。不管 这些画今天值多少钱,它们终究不是某个人的私藏,而能被我这样的普罗大众看到。他 的精神,他的爱,他的热望透过那些画震撼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他淋漓尽致的来过

这个世界,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熊熊燃烧过。他终于成就了自己,也为这个世界留下

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美院两年学业期间,有一项经历至关重要: 1978年秋,某日,全班同学被领进陈列馆 仓库,观看三十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典,除了欧美常见的沙龙作品,其中竟有一件 早期的库尔贝—"文革"十年,所有国外来华展览中止。运动甫歇,罗马尼亚画展、加拿大画展、法国乡村画展,相继来华,是为"文革"一代画家首次得见欧洲油画真迹,而能在美院居然亲见中国收藏的欧洲绘画,委实大出意料:此前,我们从未听说国内哪 家美术馆或学院藏有欧洲油画真迹。

真迹从哪儿来呢?不记得哪位老师告诉我们:并非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 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携来中国。此后的故事不难推想: 1949年之后,洋画不得展示,到了1969年秋,即进入"文革"动乱的第三年,形势更其无 情,那位官员的遗属被迫将私藏移交中央美院,封尘九年,延至1978年底政治管制解除,方始见光,我们正是头一批得以亲见的幸运者。

那年代,我们对油画的购藏、民国的历史,统统无知。十年荒废,众人只顾凑近画幅仔细探看色调、笔触、肌理,谁也不曾介意画的来路。以惯有的政治概念,既是"军阀时 代"的财物,理该归属国家,存在中央美院,更是天经地义。我记得那天没人追问这些

画的来历,更未起念询问藏家的名姓。

真迹可贵,这是谁都知道的;中国全境没有西画真迹,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亦且不以为怪。中央美院享誉国中,这份收藏却是罕有人知,岂不可怪?然而我们确凿看见了,不 但看见,每幅画依次靠墙放着,容我们亲手拿起,捧着,好生端详。我不禁想:做-中央美院的学生,到底不同啊。

那天,众生还有幸目睹五十年代第一批留苏学生临摹的欧洲与俄罗斯经典。

然而奇怪: 此后各届教学,就我所知,不再循例安排学生入库观看真迹,知晓美院有此 收藏的学生,也很少,便是知情者,大致淡然说起—名校的师生,大抵是不肯错过可资 炫耀的一切的—正式讲课、私下闲聊,鲜少有人谈及这批包括库尔贝早期作品的珍藏。 尤可怪者,当年"文革"甫过,条件寒碜,日后,美院与国家眼看一年年发达富裕,百业更新,既有这等宝藏,早该专辟一馆,长期陈列,给历届学子匡正眼界,提升教养,便是仅仅为了显示"中央"的优越,也拟定期挂出来,以便观瞻,毕竟,全国还有哪家 美术院校亮得出这么一份西画的原典?!

三十六年过去了,没有这回事。其间,中央美院被迫两易其址,怨声不断,而也不听人说起那批收藏的下落。当我八十年代初远去纽约,目击域外美术馆无边无际的典藏,常 会念及母校那可怜的、从未展示的独一份。偶或问起院内来人,十九漠然,年深月久,

我也淡忘了。

但我从未忘记那位"军阀时代的官员":旧社会,战乱中,居然有过这么一位爱绘画而好兴致的中国人,亲自收购洋画!上百年了,哪位国共大员做过这风雅而积德的事?出 洋艺术家,自是不一样的,早年留欧画家带回不少宝贝: 刘海粟、 颜文樑,买了欧洲雕 刻的翻制石膏像和精美画册,供在上海美专和苏州艺专,"文革" 简砸了、 了。徐悲鸿买过不少中国古典真迹,但未闻藏购欧洲油画。民国年间私人收藏欧洲绘画 的个案,另有一例,是经美院老校友万青力先生撰文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先 生游学德国期间,值立体派盛行,他曾购藏十余件立体派版画,当然,如多数民国遗事 中的遗物,早已不知所终,无从追觅:那是我十多年前读到的文章,就中详细,记忆不 确了。

总之,近百年,中国境内,我所闻知而亲见的欧洲油画真迹收藏,便是在美院陈列馆仓

库内的那几十件。

三年前,2010年冬,杨飞云主掌的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大展"面对原典" 国留欧一代、共和国留苏一代,及我辈出洋面对欧陆经典的临摹品,凡百十余件,允为 近百年来是类作品的首次展示。其中最可珍贵者,当然是徐悲鸿、吴作人、颜文樑的手笔,虽说是临摹,因临者的资望,距今也近九十年了,望之形同古籍,直可视为"原典 "吧。吴先生的几份临摹早先见过,而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名篇《参孙与大莉拉》, 是初识,全篇画艺工整,气息端凝,保存状况亦极良好。我问飞云如何得到这宝贝,他 便介绍站在画侧的孙元先生,说,此画就是孙先生家里慷慨出借的。

我上前握手,才几句话,竟恍然得知:原来孙先生的祖父孙佩苍,正是那位

的官员",而当年在美院库藏亲见的三十余件真迹,全部是孙家的私产。

是夜倾谈,我粗粗得知了这批藏品的由来,又两年,孙先生苦心写成此书,我一字字阅 读,总算得知了这份收藏背后的故事—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 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为什么呢?请诸位读孙 先生的书。而这迹近湮灭的故事,我的感慨,却是好不难说,今受孙先生之托,试着说 说看—

寻找孙佩苍_下载链接1_

书评

寻找孙佩苍_下载链接1_